



金華先生文集刪

二之三四

和10
805
2





金華稿刪卷之三

金華平玄中子和著

守山世子源賴寬子猛輯

中郡田元秀俊卿校

五言絕句

別友人

欲別吳姬舞，舞筵斗酒香。偏憐今夜短，不識三秋長。

送維迪游相中

匹馬上江時，扁舟下江夜。佳境百里餘，山水似食蔗。



長干行

絲管橫塘北，畫樓荷花前。少婦能賒酒，長婦能刺船。

過山伯麟舊屋

山花如有待，野鳥自相呼。長笛鄰人恨，猶餘舊酒壚。

贈筑波山人

茫然不相見，巖穴何其深。江上白雲滿，知君欲贈心。

出塞曲

關榆風雪中，鐵衣已十月。但見受降城，不見鳳凰闕。

東海道五絕送學道師之西京其一函根關

山連潢漢間，道出白雲上。關門幾時開，紫氣秋天朗。

其二芙蓉峯

大海天此盡，連天芙蓉出。芙蓉白雪光，更銜海上日。

其三大猪川

海近大川窮，水門八月風。怒濤若奔馬，直入蜃樓中。

其四杜若橋

水雲開杜若，濃豔幾時衰。古道橋將斷，王孫不復來。

其五琵琶湖

連山抱長江，明月此出入。何人鼓瑟來，堪使湘娥泣。

詠史二首

四方公子志秦楚道將迷天下稱多士不如負羈妻
其二

天子聘踐土諸侯重幣來霸圖加四海不及介之推

別僧之常陽

今朝江北水明日筑波雲寧莫南來雁相思各處聞

江上歌

江上天如水水清江月新漁翁鼓柁過應訪獨醒人

七言絕句

早發深川

月落人煙曙色分長橋一半限星文連天忽下深川
水直向總州為白雲

懷子遷二首

一代風流江水東十年踪跡白雲空憶君但在青天
上突兀芙蓉大海中

風塵何物與君歡回首世間交態寒幾處明珠堪按
劍携來不使佗人看

塞下曲

陰山八月雪花飛，弓劍如雲映落暉。同出關門三十萬，何人獨取封侯歸。

真間舟中賦此寄答筑波山人見懷

七首燕關混酒徒，悲歌一曲客身孤。江流半夜揚帆下，欲探君家白玉壺。

答子遷見懷四首

白髮如絲混弟兄，中原二子奈虛名。千秋無恙延津水，風雨時時各自驚。

烟霞入海海雲浮，暮景倚欄悲昔游。假使陶然終日醉，何人春酒解君憂。

去年燕市屠家隣，意氣吐虹真幾人。一自風塵南北散，楚囚歌罷淚沾巾。

長鉞歸歟鬢已斑，為君曾約鹿門山。都門歲月違心事，名混人間彼此間。

首

諸子將集蓮光精舍，值雨不果奉呈卓上人二處士柴桑老且狂，遙憐蓮社摩尼光。上方甘露縱相

許元自不堪留客嘗

白雲深處薜蘿衣終日相思空自違何事人間慘澹

雨夏過方丈作蒼飛

戲代侍兒別伯擘

府君飄忽有仙才乘鶴西朝王母臺遮莫人間閨裏

月夜深猶照翠簾來

游報恩寺

千歲何人錫此留白雲無盡大川頭對君驚見上方

色長者黃金映十洲

明妃曲二首

羅衣粉黛出關門驕虜靡然稱北藩百萬天兵猶未

捷但教賤妾報君恩

單于臺上月輪浮虜酒琵琶相對愁纏帳夜深胡騎

散秋風不異漢宮秋

宮詞

深院花開曉漏遲空階月落玉簾垂三千一夜按新

曲須及君王未醉時

青樓曲

金華秘冊 卷之三
曾擬鴛鴦猶未如酒醒落日畫簾疎今朝說盡平生
恨更為何人欲作書

採蓮曲

羅綺如花花自香大隄十里映紅粧回船直向郎家
去還使芙蓉秋恨長

送五鹿游江島

風濤千里布帆分日夜猿啼楚塞雲雲霧蕭條明月
落知君此夕弔湘君

竹枝詞

午夢茫茫雲霧連子規啼送路三千郎家郎去春零
落青草湖頭月滿天

漢宮詞二首

風雲萬里昆明開天馬今朝太宛來宮女三千何得
識君王猶在柏梁臺

君王昨夜幸甘泉青雀飛迴馳道邊五利將軍新貴
寵深宮幾處棲神仙

題壁三首

海日秋寒孤草堂無邊落木一淒涼凌雲作賦非吾

事抱病空傳肘後方
歸來茂陵不復出多病年年事一室
縱然奉使西南夷
夷可堪四壁風蕭瑟

千年索莫梁王臺才子秋風涕淚催
消渴今朝誰得似
似會文君時自卓家來

少年行二首

花柳繽紛黃鳥飛五陵二月紫騮肥
銀鞍猶帶昔芳色
昨夜章臺信宿歸

當壚裙帶鬱金香珠履紛紛向夕陽
此去縱然酬國

士猶令俠骨惹春芳

楚宮詞

翡翠帳寒夢忽回君王終日上陽臺
侍臣為作高唐賦
雲雨東南片片來

西臺侯席上同子遷東壁賦得風字

只今天下數群雄義士如雲集鄴中
老去陳琳偏解臥
問君能得愈頭風

越君瑞每年暮春惠曾衣今春未至戲賦此奉

呈

老去交情轉寂然，綈袍猶未入秦年。假令春色限朝
野，五月披裘能不憐。

閨情

翠幌朱簾對淚痕，良人一去自黃昏。秋風如席陰山
雪，昨夜飛來入夢魂。

贈源京國

暗澹烟雲強解悲，蕭條城上啣盃時。紛紛意氣因君
酒，十歲客愁猶未知。

歸東都草堂即事

蒼鬱江山草色青，柴門無恙太玄經。客游千里范如
醉，踉蹌歸來猶未醒。

過羽處士水亭二首

春醪新熟習家杯，終日相携倚釣臺。門對桃花流水，
隩雲間何路避秦來。
水雲深處薜蘿高，日日劉玄猶未醒。過客相看多古
意，中郎橋北草青青。

逆流禪師見訪二首

憶昔鄉山方外游，風塵何事久淹留。携來千里摩崖

色更映海門明月秋
君自津梁幾處催
白雲一片錫飛來
秋風無恙優曇
鉢甘露今朝鬱復開

塞上曲

萬里何歸畜牧群
邊塵不起漠南雲
登臨一勒燕然
石太漢通侯寶將軍

送田俊卿之美濃州二首

此行千里自縱橫
才子翩翩意氣清
還識吳公政蹟
異中原先播賈生名

郡城拄笏月玲瓏
爽氣西來養老峯
聞說神泉甘似
酒烟霞幾酌瑠璃鍾

答秀緯見懷

老去風塵事薄游
魚蝦海上月明秋
吾生不是元龍
侶君臥雲間百尺樓

江元璞隱居桃花盛開

柴門高擁水雲濱
灼灼桃花日月新
一自是兒偷去
後武陵依舊避秦人

送土伯暉歸豐城二首

關西夫子有誰知，回首秋風落月悲。
別後今朝十餘日，憐君下馬上船時。

為客燕關酒態清，由來肝膽為誰傾。
斗間鬱勃豐城氣，夜夜江東倚檻驚。

春日古河道中

關東千里大川通，驛樹陰陰馳道東。
微雨花飛寒食近，人烟還在水烟中。

同子遷過飲滕順得

城南霽色倚欄干，桃李如雲春水漫。
不是黃公能醉

客酒徒孰作高陽者

春日游弘福寺舟中作

扁舟朝下海門東，隔岸江山二國通。
十里烟花柳隄遠，白雲點綴梵王宮。

贈山僧

道斷青巒人不登，草庵高倚白雲層。
長藤古木春天暗，中有飄然愛馬僧。

送平子彬游相中二首

相中秋色為君催，幾處停車庾信哀。
九代洪基山嶽

並三朝遺構海潮開

白雲明月水鄉秋落木蕭條對客愁自是名山似會

稽知君猶未暇應酬

金華稿刪卷之三終

金華稿刪卷之四

金華 平玄中子和著

守山世子源賴寬子猛輯

中郡 田元秀俊卿校

文部

序

送草畏天歸奧州序

奧人草畏天歸矣其故人平玄中贈言曰春秋之時
楚最稱大國而聖人無采諸風也華路藍縷以啟封

疆而其通中國者亦獨後於列國矣乃獷悍未馴于
戈日尋將乘廣組甲之有事而胡禮樂藝文之暇及
哉然天地精靈秀異之氣靡不必假於人而黼黻其
山川追琢其土風者歷數百年屈原氏之徒出焉方
周綱既解雅頌掃地之際則以文辭大振厥後斯文
獨不乏於楚天下艷而目之曰楚材也吾邦在昔
神武創始擅原暨乎

桓武奠鼎平安夏主百餘經年二千餘
列聖往往都關以西是以關東之地風化猶或不及

而若吾奧者最遼絕僻遠哉人民不嫻禮義剽椎六
博皆窳媮生是其常云而及其觀名山大澤珍奇瓌
偉之勝則知奧者我之楚哉夫奧之地處乎海內之
參焉奧之山連亘數千里何嶮弗峻何勝弗有其傑
然昂首飲乎大瀛之陽扶桑所映燭龍射之爛爛乎
彩色莫當者金華也金華而外洪濤蹴天南望蓬萊
接以弱水淼渺無際嶋嶼星羅潮汐繡錯萬態千狀
畫圖弗如者松嶋也之二勝者猶且求諸寰內不可
復得求諸海外雲夢七澤長卿所賦悅如自失也然

金華集卷之四
與之文辭寥寥乎無聞乎今者何也蓋文運與地氣相應以假於人也豈其易易乎胎孕源涵鬱勃所蒸一朝勃然煥發乎觚簡之間者何容已也於是知與其有出屈宋唐景之屬邪則畏天其導已畏天蚤通經義最長於詩格不必唐唐其有焉法不必李杜李杜其有焉豈可不謂為奧材負韞矢者也奧不過數年必能洗舊習之俗揖讓絃歌闡詩書乃稱禮義之府也余奧人豈不為奧喜乎行矣勉旃天下後世稱奧材者先屈指於畏天哉

送大潮上人序

東漢聘金人翻貝多以行之千有餘歲然求諸吾藝苑中夏亦寥寥乎無之有也而吾邦獨得潮上人哉上人者以其土苴文字而修文字視之今君子今君子係脰束手蓬累以行結撰之塗猶或霄壤乎然今君子往往責倨乃抱咫尺蔑如一世云猶其所畏者水藩擗已水藩嘗置庭燎餘烈猶燃則其二三子僻易今君子數十里矣不佞蓋嘗與夫二三子游二三子驩矣既而疑焉遂目余曰明儒之選邪不可解邪

澆季所使然文運以下無取諸我石渠天祿也其不可解者邪誠不可解邪詩書所載左國所傳相爭為侏離已曰註曰疏往往以譯鳥言哉乃古之人為古之為雖則古之為乎何在其不可為乎果矣哉古之為不可為而後古之人侏離哉豈獨明儒之鳥言也昔者聖人五官所設肇鑄紀律弁髻履跣手揖足趨厥后禮文漸盛斌斌以備於周矣而穴居結繩葛天氏者何之有也周誠澆季哉文運豈獨以明下也是以濟南吳郡數子之輩皆修其辭復於古焉吾二三

兄弟及上人亦實獲其意於此邪上人固以其土直文字而修文字沾沾自喜胡憚古之為也中夏尚且寥寥乎無之有也則止論夫二三子天淵不啻耳吾邦獨得潮上人哉上人壬辰秋來武丁酉夏歸於肥矣驩然相交六年于茲千載一遇哉不佞玄中臨別戲之曰天下復有東漢者亦必以夢之所見遠求上人于吾大東上人乃修文辭以科斗貝多則其愈益瞑眩天下後世豈帝法華般若之屬也吾輩斯之為愉快已歌行二首併贈

唐後詩後序

古之唐詩出今之唐詩古之唐詩畢矣而古之為古之唐詩邪能為古之唐詩而為古之唐詩邪豈其然乎而今之為今之唐詩邪能為古之唐詩而為今之唐詩也古之唐詩畢矣則其所損益可知也蓋風雅之變楚騷漢賦蘓李十九首建安六代唐而變極矣唐既出近體而生李杜李杜之後不過數十年文運北衰藝苑被髮而祭亡何而西崑江西之流起焉乃其愈益出新奇古意愈亡阡陌斯文郡縣吾道抑亦

阡運哉當此之時蘓黃歐王二陳諸家之徒自開堂與號稱大家其意往往以為雅頌所設風人之意悉皆不過大極性理之術而咄嗟嘆嗟直情而徑行者獨出蘓李建安之上也然後結撰日下沾沾相煦洙遂能塗人耳目雖則秦火之猶燃乎不過已蓋天之未喪斯文邪一朝卒然來復於碩果之後倍蓰往昔者何容已也於是乎北地信陽濟南吳郡諸公之輩前後相率巍然崛起於西吾徂徠先生亦鬱然勃興吾東方先生則又陶鑄冶鎔吾二三兄弟出焉此數

人者皆能切劘斯文且暮千古以為古之唐詩而為今之唐詩也古之唐詩畢矣則其所損益可知也雖百世可知也二三兄弟者東野滕東壁南郭服子遷也

南郭稿序

蓋余年十四五時既得誦其書而知孔子而知左氏司馬子長之文辭又知天下之大必有若人而出乎數千年之間也不在異國其在此非我之古在于今後數十年余來于東都乃始見子遷於東壁之所子

遷業已罷去益困而其意飄焉颺去不可致老母在堂拙者為政啜菽飲水兒戲斑斕晏如竟日不知老之將至此亦止於素封者之素封也則與余時時杯酒談笑慨然握手謂余曰天之未喪邪日月麗星辰列雖麒麟為禱杌乎鳳鳥不至乎何敢蹙蹙自棄而如土也人唯無所不為也不為則已苟其為也何所不為也上之三代禮樂之治下之秦漢戰爭之役周公者煩矣孔子者憊矣尊信而不敢之為即使余得營故田廬而老賁于丘園則后稷之所經營邪太王

之所緣飾邪獨有豳風七月之篇哉性也相近殆庶
幾乎奈之何乃數千里之外客游不遂毛髮種種沾
沾自喜狂簡成章徒使天下後世疑於左氏司馬子
長者則非余之志也無二頃之田也不佞迺慨然自
失隴種而退則知吾大東人文之渙發與元精之鬱
勃彬彬乎於今為盛哉蓋吾

先王肇闢吾大東仰於天文俯於地理璿璣玉衡之
所齊五官四術之所設悉皆靡假諸寰外而教化大
施治具皆備穆穆在上明明在下數千年之間涵濡

不遺比屋可封與夫堯舜設教之國篡弑為常反覆
無恥穹廬明堂左衽黼黻以華變於夷而後已者天
淵不啻是以天下必有若人而出乎不在異國其在
此非我之古在于今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
赤縣神州者九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其所傳不可
誣已蓋余徵諸吾大東徵諸吾子遷云天既縱子遷
驅馳藝苑與左氏司馬子長者比肩橫行各鬪其奇
而不相下乃其所監邪其所損益邪有是哉後進之
於禮樂君子也遂令吾大東抗衡於堯舜之國者子

遷邪非邪非子遷之志者亦子遷之志也

贈武子忠序

子忠者文人邪非邪武人邪非邪吾未能目之蓋其先者甲斐良將也乃其高祖曰信量信量子曰昌月信量時仕甲斐信玄而顯其詳載史乘信量死昌月代為將其明年信玄卒子勝賴立孔壬用事國政始衰當是時王統既解諸侯爭雄草昧所造未知天命何歸而北越最彊岐阜與之抗衡之二國者采山鑄金煮海為鹽人肩摩車轂擊法令既明人民習兵其

君臣且暮攘臂以為我之業成矣寶鼎可問一舉以制天下縱猛虎而攻羣羊已海內則大震小國者入為臣妾大國者割地厚幣使者冠蓋相望於塗其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也而甲斐獨僻陋偏小鼎足其間不避其舍列國亦逡巡却步惴惴自危莫敢覬覦我者數十年甲斐誠有人也而勝賴新立暴抗自用欲除大臣大臣懼矣民心以攜姦人乃蠹其間而馬鹿不辨國政日衰昌月數直諫勝賴大怒曰叔父邪果哉賢人邪孤不佞獨未忍試其竅已即免

金華新編 卷之四
其官除門籍鄰國即散千金賂近臣而縱反間惡其
君臣國政極衰岐阜則大發兵來甲斐遂亡後數年
我

神祖天之所命鴻業新成海內始出湯火人民樂業
乃新封功臣立諸侯之後赳赳干城于藩于宣云於
是乎天下聞達異能之士屠釣自高版築時晦卓爾
養高不可屈者皆奮然而起人人自謂大王者父母
也父母也盍歸前後相率市群林連

神祖亦汲汲乎好士吐握不置芻蕘是詢人或奏故

甲斐諸將相天下無雙一人當千久矣其奔諸草野
也

神祖迺召見昌月等數人至

神祖患近江新降慄悍未馴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
立源直政封近江江者巖邑也非有其人不堪遂使
昌月為江之將昌月以壽卒於江至子忠三世家聲
愈益為盛蓋世所謂甲斐兵法者一時無過子忠子
忠數從江侯來于東都則深得沐浴東都城城之化
而一朝慨然注其心於縫掖之間其言曰箕裘之所

鑄千金自饗要之亦誠敝帚哉遂乃附之鍵橐而弃
武庫蛛網之傍不顧已卽來赤城學焉不佞始厠友
籍之後而時時往來杯酒盡驩斌斌乎一文人也則
稍稍得見其文若詩若干篇法嚴于格格正于法其
鋒森然莫能當譬之孫吳陳師三申五令之所約束
雷震霆擊鞭弭之所向天下肅然無敵也余遂知其
詩若文有由來也是以子忠者余未能自之子忠乃
聞余之言輒然笑曰不佞樸樸一武夫何其以儒雅
緣飾為乎雖則不敢當子之言哉足以砥礪自勵輒

請俾書

送玄海上人序

服子遷居恒與余論文章之道與俱驩然而喜喜則
斯陶陶斯指指斯舞二人者遂乃挈手仰天泫然相
泣而去云我思古人實獲其心人與骨皆已朽矣獨
其言在耳不唯旦暮千古亦唯不朽且暮且暮憧憧
往來朋從爾思四海而一士隨踵而至文辭不亦樂
乎而二人者奚泣哉子遷業已從游如雲四方之屨
滿戶最後獨得玄海上人而驩矣蓋上人游方之

外而不游方之外其道之與文辭可以忘而不忘忘
忘之不忘不忘之忘支離其德也不敢支離文
辭也唯其所不支離也唯其所支離也是以上人遂
從子遷於南芝從則瞻彼闕者虛室生白虛而往實
而歸乃獨奮然操觚而橫行藝苑中一日而千里飄
焉超乘而上邪古之有也非吾之有也古而古之有
古亦不易得哉瞿曇氏而三千年西天而十萬里邈
則邈矣何其寥寥乎鮮矣文則其楞嚴維摩一二之
選牆之及肩邪猶或丘陵邪而我藝苑亦世與人移

左氏而後無左氏司馬而後無司馬建安典午南北
李唐弱宋胡元僅僅三四巨擘者好鑄新奇沾沾相
煦沫不能超乘而上非古之有也吾之有也何敢望
古之徒也才難不其然乎果哉末之難矣末之難矣
唯是為難矣子遷居恒與余論文章之道二人者遂
乃泫然相泣而去云其在斯乎蓋上人夙有不朽之
志其臭味之所差池與世杳鑿不相入獨以已言蘄
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古之人乎古之人
也奚翅與古之人為古之人也則其赫赫乎顯於天

下後世而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斯之謂經國大業也謂不朽盛事也癸卯夏上人將歸于西肥是序以為贐

送守秀緯適大垣序

守生秀緯少孤故業散失貧日甚其母川氏贊而讀書乃遂携生而舍滕東壁之隣生從東壁學川氏迺辟纊夜作不遺餘力生竟不問有無居止何都下火守家掃地無所歸也歸于川氏日夜欷歔泣下曰兒之事去矣兒豈已矣乎未也人女而不婦婉婉

所嫻不能賴賴諸孤歲時俎豆守家之祧而有建立之時也未也人女而不婦猶尚奚以為兒豈已矣乎生懼乃起曰兒聞之入之立志也立由立言死而不朽雖久不廢豈敢苟也兒敬聞命矣生之執官醫堅節用俠聞時時存問久之不渝哀夫王孫而不能自食云生乃辭川主堅節蓋堅節之廬隣東壁之廬也生日從東壁東壁奇生遂入東壁之室後數年東壁始死同盟來榘不佞玄中纍纍乎在諸君之後秀緯迺在儼然心喪之中則知余也降階而私冠雄雞

命華精冊 卷之四
而佩猥豚者豈平生非邪吾先師之所畏也服子遷亦來三人者與俱如舊相識徂來先生亦曰生在矣東壁不歿宛然聞其聲見其容生在矣未為死東壁也秀緯既其意飄焉颺去鑿卜自晦竟無所造詣時時獨遊于余與子遷游則縱酒談笑見星不止仰屋竊歎今之作者而當今之作者止論污隆苟可求也吾亦為之而人心不同如其面焉乃在吾同盟中者或為秦楚之遠渠動謂我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佗矣狂生何所庇科斗而結繩對庖義氏之策

而殿最如何已人心不同我尚何言我如從吾所好古之制裁在方策頌其言行其事不寧莫與古之作耆相周旋也奈之何擊踞曲拳輿臺自躬齷齪乎博士家之選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非壯夫者亦不為也是以秀緯屬古文愈古愈奇與世枘鑿不相入貧亦愈為甚去年會大垣之聘至滕順得薦焉秀緯不可曰我亦曰有復我者則我必在汶之上矣子遷乃謂余曰川氏年高朝不及夕秀緯不起乎不可強乎如川氏何已與俱誦孟軻氏至謂有時乎為貧而

仕秀緯則默矣今茲春川氏患癘嗷嗷束脩之餘不足以給醫藥困極矣時大垣之聘再至禮備秀緯乃起矣其言曰我不遂箕顛既就市中賈而欲贏而惡鬻乎則能與世浮沈避之金馬殆庶幾乎而後朽與不朽何巖穴之有也何廊廟之有也川氏悅曰先君子之心也兒能成其志霍然病新聞於是乎余不賀秀緯而賀川氏是所以賀秀緯也近體五首併贈

送土伯曄歸豐城序

蓋嘗余聞土伯曄於服子遷騏驥超軼一日千里不

可以追也私心乃嚮後歲餘余歸自三河水潦之不味疥遂疔家人迺請伯曄伯曄則斃斃數十里而來禁方一下霍然乃起矣而後時時往來如舊昏媾焉蓋伯曄世仕豐中津其父彥玉病免家居燔黍捩豚汙尊杯飲三十年一日隱君子也其母澤氏亦賢而有母木伯曄未冠奮然有四方之志澤氏使之乃遂負笈而來于東都東都人文淵藪禮義之府得周旋天下之士陶鑄鎔冶日精一日墳典丘索子史之藏該綜而不遺餘力既而又得禁方不知其所得也後

數年中津侯新立，在東都藩邸。召伯曄，伯曄如三年，
侯卒，幼無子，國除，立庶弟，封邑萬戶，徙山陰。邑人不
足以給，士大夫譏士大夫，士大夫行，伯曄曰：行乎？蕞
爾國，三世食其土毛，我知義所不行乎？室如縣罄，野
無青草，奈之何？得庇，伉儷而字，幼弱也。堂堂藩邸，居
焉無益，其多行焉，無加其少，我將行也。遂行，則舍南
市，日與子遷游。當是時，徂徠先生以古文辭起于大
東，子遷迺右提左挈，超乘而上。伯曄遂優游其間，以
入其室。云：居止，何人？或有薦延陵侯者，侯乃聘焉。伯

曄如侯說，後數日月朔，衆皆朝。伯曄亦朝，記室某施
施從外來，冠園冠履，方履長捐，直進舉目，無人。伯曄
出與語，不能對，無病而自灸，茫然無見，惴惴引去。而
後伯曄入，則出出，則入，以為常。衆皆笑曰：伯曄豈我
記室於相如乎？兩虎者未也。犬羊之斃之有哉。人益
附焉，亦能以禁方生，死肉骨。士大夫皆頌心，相謂曰：
我藩居奇貨，將尸而祝之也。居數年，今茲適有小倉
之行，蓋小倉故中津同宗，其先公有二子，二子勲在
國初。

猷廟乃二豐而封是以士大夫亦同宗婚家伯曄女弟亦遠小倉小倉能知伯曄欲召不可曰久矣余之息肩於延陵也我未知所以之報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小倉侯與大夫謀曰伯曄豈不可致乎人之有主主之聽也欲莫聽得乎乃遂使使延陵曰君之臣昌英吾先公之人也吾宗國之人也乃若以君之靈而得歸于我我之所賴則君之惠也寡君豈其方伎故之以敝邑濱海蠻舶或至我人不堪辭命敢請延陵不肯小倉又之延陵大夫皆曰列國禮不可失也

則遂反伯曄伯曄慨然不樂其心未嘗不在延陵國士之義也而父母在豐倚閭而望禮不忘其本孤猶正丘首豈其是可忍也既而將往同盟祖于道不佞玄中從諸君子之後喟然歎曰伯曄其有後於豐乎食其食而衣其衣延陵不可忘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豐不可忘也夫後之於豐邪猶前之於延陵邪忠將於此乎在古也有志曰忠臣出于孝子之門也伯曄豈其家法乎父之風乎有由來哉向令澤氏愛以姑息碌碌並坐膝下而伍鹿豕之羣乃今闡扼鷲曼

不閑輿衛雖騏驥平馬齒獨長何千里之暇及也余
是以曰伯曄也為伯曄也伯曄也非為伯曄也澤氏
也為伯曄也伯曄乃鍾天下之美而歸日屬古文為
壽於堂上父母樂只福履綏之傳曰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其斯之謂也

贈管童子序

天神氏地神氏邈矣不可志已

神武而後二千有餘年建用皇極五教肇敷人民樂
業海內嚮風延喜天曆之際為盛哉當是時存順省

聘使適四方輒效異國澆漓之風而立郡縣之官五
等弗設無尺土之封疆場日駭網漏吞舟乃其郡國
之守出則擁旌仗節車騎載路一朝已事而竣如弁
髦敝之盜禦之貨而不能禁單騎脫身而歸紀土州
日記可槩見焉加之外戚自顯日高門地子弟世官
萬機在家公車乃廢塗民之目目自斯後朝野盱食
塞井夷竈將繕甲完聚之有事胡禮樂藝文之暇及
也文辭唯世與人參氣運之所使邪末如之何邪則
遂寥寥乎無文辭二千有餘年而久矣迺迨吾

神祖救民水火勃然起于海東
列朝相承大化隆洽光被四方乃遂建公侯之國而
犬牙之所制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
相往來則其所陶鑄邪風之上哉家藏階侯人握靈
蛇郁郁乎文哉我將從也則有我二三兄弟者卓然
出其間以修文辭焉我求諸我往昔往昔之所無邪
唯其所無之所無邪將以其所無之所無邪代夫所
有之所無邪遂乃奮然至掃除夫異國澆漓卑卑相
下而謂我有人情詩則可言世與習汙吐喝嘖嗟而

不選文唯達意苟從三易已安有荒唐不可讀之語
志而晦微而顯婉曲成章盡而不汙不近人情哉而
後士君子益卑論儕俗直情而徑行所以為登庸之
贄者彬彬以復古之業云天神氏地神氏邈矣
神武而後二千有餘年莫盛焉文運唯世與人參氣
運之所使邪末如之何邪官醫法眼李陰管先生之
子麟嶼君年甫十三通詩書善屬文辭其聲號號震
百里
朝廷召見乃補博士之員海內乃知自隗始之意也

人以為苗而秀者先收秀而實者如何也不過數十年而禹稷臯陶並至乎鳳鳥來鳴乎麒麟在郊極乎殆庶幾乎余不佞玄中齷齪末技彫蟲自喜不與諸君齒諸君怒而置其後則始得知麟嶼君而此文以賀麟嶼君遭遇之時如是盛也云

壽安澹泊七十序

禹貢所稱五服之制蓋自其國言之也即我自我國言之彼之所謂京畿甸服莫不為我之荒要也是以彼之夷我邪我亦視我寰外猶彼之視我邪我何以

局促東羊羈縻于彼搖搖然如懸旌也昔在神武創鑄皇極天統丕承一姓以傳無窮衆隸賴之而卽命則其所徵邪舍人氏之史邪舍人氏而還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天之所步不虞存至海內湯沸而天威未遠奸猾挹降鼎之輕重懼而弗問請隧之僭無出諸侯與夫殷篡夏周代殷秦漢六代唐宋元明因循為常者天壤不啻則畏此簡書邪舍人氏之史邪舍人氏而還千有餘載吾何所徵邪迨我神祖帥諸侯而霸天下

列朝相承平章協和人民新出湯火文風始上當是時水藩義公天資廣淵國之柱石傾心而嚮文學宗室之爵忘於布衣千乘之富以下圭窳築客館置庭燎千金購奇書探石室之秘於是乎天下聞達異能之士結軾而東蟻連麇聚數十年之間君臣戮力而作大日本史云蓋其大夫安積君以良家之子蚤侍泮宮乃其搢旗斬將之力悉皆致之典籍不遺餘力草創討論脩飾潤色未嘗不出於大夫之手也斌斌乎良史哉今茲乙巳大夫年甫七十則其初度辰不

遠數百里貽書田子而乞詩併乞余之言余不佞駕下加以罷病何以得一當大夫而齷齪末技足以侑大夫之酒也而其無已邪當大夫之壽邪日本史獨已日本史既已成矣乃深藏之金匱之府而不下州閭余鄙人未得讀則當闕如已客歲余適息肩吾藩乃稍稍得聞日本史之所以作紀律正名內南朝而外北朝類云云之義余迺撫掌歎曰舍人氏而還千有餘載我何所徵邪邈焉不傳世與人朽日月陰晦我誰適從方是史一出數百年之間汗隆升降不獨

瞭然眎諸掌上則傳之無窮勸懲將來亂臣落膽悻
覬覦之心賊子跼蹐不王之迹掃地焉與夫殷篡夏
周代殷而因循為常者天壤不啻是以我視彼之京
畿甸服邪猶彼之夷我邪則是我大東所以超軼殷
周之國而日本史之所傳邪遂乃斯文以為大夫之
壽日本史之所傳邪豈大夫之壽乎豈大夫之壽乎

三世經歷方序

甲辰春余之廬罹災其冬復罹乃更卜郭北其居邇
真庵田翁之居其門人島弼文從游于余余兒是時

有河魚腹之疾朝不謀夕家人知其不起相聚相泣
將謀羸博之間已時弼文載翁而來翁乃探其囊中
以與之則遂起矣鄰里皆驚嘆曰枯骨傳肉魯陽揮
日之力哉而後余能知翁其明年翁將歸故田廬矣
都人士女聞者皆若負建鼓而追亡子遮留于道路
焉翁之言曰都下者神臯萬國所賴人紀之自出毀
譽窮達斯取斯求人在其間而熱中區區多病之所
不堪也况其五民之所聚九市百廛周衰數百里棟
宇錯雜鬼神瞰其室動有火之倣倣小屋塗大屋

金華本冊 卷之四
榻纒生之庀猶之登亭檄而望冠焉亦所不堪也乃
余之將歸也三十年一日也時也時之所使也今而
不歸明日何之有也遂乃歸矣間者弼文輯翁之所
受其師及弼文之身所經驗奇方若干卷名曰三世
經歷方迺乞序於余翁之志也蓋翁謙讓寡欲於世
無所玩好也則其消長盈虛能與造化出入而造化
不可知也唯其造化而與造化游造化可以玩哉夫
翁之在都下王侯蒲輪之徵士庶重糈之聘高門縣
簿無不走也日密邇富貴日蟬脫富貴役人之役適

人之適豈非造化之可玩乎其歸也單車無所齎
乃遂焚其禁方而不復修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作
苦及時田畷至喜豈非造化之可玩乎蓋翁之技進
於技哉乃其獨居四十年不畜妻妾家叟悉屬其叔
有與出入恬乎弗聞衣服飲食亦不已出也是則世
之抱咫尺矯飾而講張號稱賢人君子者豈有一於
此乎唯翁乎方技而至此乎造化誠不可知哉於是
余遂序其所知於翁以冠其書云而方脉之事余之
所不能則置而不論也弼文亦醇謹好古有其師之

風良醫哉初翁仕府內侯在禮官據機要乃時時
風翁將薦於

朝廷也翁固辭曰江湖之性豈待於枯魚之肆乎侯
乃知其不可屈而不復言也而後愈益信翁翁亦深
感其義是以終侯之世盤桓在都下侯既葬即日歛
衽而歸矣實享保丙午之春也

送岡仲錫適水藩序

人其所嚮而其心則趨目之所過耳豈有特操乎口
亦則隨四體是勤心之與習何以區別焉習之不可

以已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蓋今以儒起家者
一入諸侯之國乃見夫俗吏武人被輕乘肥樹兵陳
戈出使四方入番衛城門世其官世其祿大之跋扈
於國中小之豪舉於閭閻威福之所積富過干公室
者其心未嘗不與之戰也其才子夏而不知其肥瘦
之所歸也加之東方橫捍之民浴百年右文之化猶
不改其耳目人人崇尚門地家將種戶良家相聚而
卮酒六博騁馬舞劍嘖嘖談其祖宗之勇某之役某
之捷攘臂怒目如已有之均之皆犬鷹之事獨雄

私鬪已步卒廝養有知弗為何在其一舉而鑿百萬
不出惟幄獨鬪其知者乎假令有一二之選巨擘其
間者亦唯祖宗之吏其骨寒矣趙括何所怙也而其
所挾邪無所忌憚乃遂以豎呼儒曰籩豆長物也何
當鞭弭捐讓絃歌能使人怯獨足敗乃公之事耳則
是衆楚之咻雷同盈耳安能莫不移一薛居州也初
其來也縫掖服章甫冠儼然一先生一入諸侯之國
卒然而失故步革其面鼠壤餘蔬而棄妹日入于幽
谷嚮者千金之所饗何其一朝而土苴乎所視而移

所聽而隨習之不可以已也是以君子必有所擇焉
友人岡仲錫意在斯乎仲錫既仕水藩茲歲夏將適
其國其國表東海泱泱乎哉其先君義公蚤起于伯
夷之風修行砥節教化之所被風尚草哉乃旁及不
朽之事始置學宮建彰考館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我
東方王侯中千古一人已今也距其世三十餘年餘
烈炎炎之光武人懷詩書而洗封豕長蛇之毒吾伊
佔畢聞於俗吏之家何其盛乎蓋仲錫以史筆見徵
以其所學進以其所學仕不亦優乎於是乎余深知

仲錫之有所擇也。仲錫弱冠卓然有大成之兆。仲錫而不為仲錫，孰為者乎？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仲錫哉。

壽富春山人六十序

丁未歲某月，田子舒將發一行李，為其伯父富春山人六十初度之壽。乃乞余不佞之言，不佞區區斗筭之人，蟠其腹空洞，無物庸何能陳山人之前也。余嘗讀東海謾游稿，乃始稍稍知山人之所以為山人。知則不可以已邪？遂為酌者之辭。蓋世所謂賢人君子

者，勃然一起於草莽之中，紆青拖紫，從事卿相之間，堂堂乎盛哉。而後時之與人升降禍福，糾纏盈虛，消長何時？蔑有一朝加諸膝，不可則謀，諸淵彼豈獨傲然視我土芥，弃之久矣。我亦弃之，遂乃舟於江湖，一丘一壑，能與世相遺而不復顧云。所持彌重，不尤則怨怫然，遂市於色。何其謂我能愛我所天，而斯取斯求，食浮於人，慮有德色。一朝而不苟相容，至豎子，是呼謂不足與俱，而沾沾自喜，心竊願見麋鹿之游，其臺也，輒置之道路之交，惡聲交出，莫仇讎之猶愈甚。

乎是豈復謂無從乎人進靡不有所為而為有所為
 而為無所不至也烈士捐名名之不售足跡周天下
 窒隙蹈瑕殺身而成仁貪夫拘利天下熙熙皆來壤
 壤皆往湯鑊在前日中穴阱唯是有所為而死生所
 不避也得者恒於斯喪者恒於斯喜怒怨恩忽焉隨
 矣山人豈有慨於斯乎山人夙宿先王之蘧廬乃知
 久之覲而多責苟簡易養不貸無出遂為東海之游
 夫負妻戴居與十年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環堵
 室懸鶉衣陸飛織繳水桂頰鯉出則田畯老圃州閭

之會殺雞為黍撫缶而呼嗚嗚入則箕踞散髮灌園
 自給放言不禁封已無罪帝之力帝之力帝懸解哉
 夫奧瀕東海百川之所朝萬穴俱流疾雷噴潮怒濤
 若奔馬天輪激轉地軸潰淪突兀出其右者金華也
 綽約仙子之藪玄聖是宅驂青虬駢白螭仰矜沆瀣
 俯含朝霞是則異國所傳東海海上有蓬萊三島者
 言之也松嶋在其左百里而近倏忽風伯屏氣馮夷
 釋怒海水坦蕩蕩猶之可以厲揭濟昂然直指扶桑
 朝大皞之宮窮日月之所山人乃朝夕其間十年不

雄成不養士有孚盈缶施于在政乃至使與人陶鑄
於山人而不自知為人子者孝為人父者慈則能走
百役奉公法拘彘之養耕桑及時使物不疾癘蠱而
與大穰也與人相聚曰山人豈神邪降邪神神於化
化於人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亦豈化其化哉
既而山人去與之畿南畿南亦猶與乎益余深概見
山人於與而與以前可知矣而后與以後亦可知矣
是則山人之所以為山人乎子舒乃起再拜稽首曰
壯哉先生之言豈獨以相聚一堂之中希鞞鞞侍

酒於前為米數千里之道金玉之音則書諸策足以
不朽山人耳敢請先生勿辭於是書以附子舒云

蘭其燕稿序

古人選詩選而世無人人無詩選唯小世與人邪詩
不可以不選不可以不選而不可以選也西臺侍史
佐君嘗錄吾黨諸君每往來其藩邸諷詠絃歌酒酣
耳熱陶然言詩者若干首問者于子迪將上梓以藏
于家物大寧校之乃乞序於余余既卒業撫掌嘆曰
是亦足以觀吾黨之大哉余與人其廬瀕東海乃深

金華新冊 卷之四 二十七
有觀於此乎夫海環八荒百川之所朝沆瀣淡漫不知所極大之巨鰲戴山長鯨吞舟鯢一發北溟而來噴潮於扶桑之陽掉尾於暘谷之陰小之鯢鮒鱸鯉科斗蛭蚓涸轍容身而有餘蘋藻足以自庇賣絹蛟人抱珠老蚌蠟蝸腹蟹水母目蝦悉皆靡不游泳怒濤浩瀾之中並鬚接鱗而相謂團團焉洋洋焉得其所以則其不擇細流唯能納汙有何蔑有乃深有觀於此乎吾黨之詩不可以選也不可以選也是吾黨之所以為吾黨也

贈縣次公序

長人次公少有大志迺負笈護園業成而歸矣其家以儒世仕于長藩正德改元朝鮮來聘道于長次公乃操觚待于客館客莫能當以此其名聞于天下是時長侯慕林子之學而公侯之貴出入有度則不能朝夕其家躬親肄業將使次公就弟子列受而傳之次公不肯慨然嘆曰物先生在矣其唯成我也奈何借人耨鉏既而大穰謂富在天擲棄不顧可乎而人各有所見也苟其所見而為乎何其眷眷愛故弗已

金華新冊 卷之四
孤裘而羔袖不瑕有害無知所終薄首鼠以為龍斷
之望乎即其執執濯之一朝而豹變靡不絕同盟焚
載書更名佗師青雲自致人或謂無特操側目而視
惡聲載道路所不辭哉若可其所可也君命所不聽
也涅而不緇得正斃斯已或其負親而逃遵海濱而
處版筑屠釣不猶愈奴婢自侮跪起如子性百役無
不是奉嗟來而飽夏畦以安沒身而無為者乎則謀
之物先生先生曰緊次公有此君之國可也而有父
母在區區之節潔已近名如大義何已君子豈以匹

夫匹婦之諒為乎有父母在有此君之國可也次公
愕然且懼且泣遂奉君命云而後愈益修舊好歲時
從長侯朝請而來東都則數詣護園砥礪自勵卒入
其堂與一時社中鮮克有出其右者也唯其大志也
成大志也夫長者大國也其先公當勝國之初據州
十二兵食殷富海內莫之與京初公未齒嘗謁嚴鳴
祠從者皆禱公問焉曰使公有關以西乎公不憚曰
關以西而有餘乎何關以西之有也豈其不曰天下
乎天下而獨有關以西耳衆皆驚嘆乃知其非常久

金華稿序 卷之四
人將有賴也。及長天資英特，威惠並施，是時海內分
裂，群雄湯沸，公乃在其間，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不過
數年，北拔周石，南取巨備，其勢駸駸乎且莫將并海
內也。中道而公薨，子孫相承，百數十年，不能興衰茂
有，而至今猶稱大諸侯，以藩屏海以西，云則其遺風
餘烈乎。觀於次公而有觀也，唯其大志也。成大志也，
往者使次公倡倡乎，以咫尺為大義，拘累而就小節，
則不獨次公失為次公也，長亦不足觀也。乃今觀於
次公而有觀也，蓋觀國之光也。丁未秋，其將歸也，請

物先生病殆，負從舟東都城東，墨水諸君皆來從焉。
且而聚燭以繼，詩酒絃管，各擅其所好也。酒間余起
自浮太白，乃遂叙前言，以為次公之壽。

護園錄稿序

是集亦足以觀國家人文之盛哉。昔者我之於李唐，
氏一葦之所方，公鄰以視上焉，使節往來，歲時接踵，
下焉市人交易，有以互給，當是時，我之言詩者，習與
心化，不自知其化，宛乎彼土之音也。而猶婦女之簡
押，鄉曲之常人，不能一有超然，軼彼土提杜，挈李長

揖開天濟濟之士者懷風經國僅僅稱佳亦不出五
言四十字之外已是唯時邪已矣哉國無人邪保平
而降天步艱難文雅歸地縉紳日失故業武人代而
橫行介冑干戈之所習推埋屠狗之俗沐猴不啻則
其所信者鬼所崇者佛千金造伽藍玉帛聘僧緇流
在其間蚩眩朝野遂乃以其詩而為詩公然以行塗
炭極矣慶元維新之政始嚮儒術迺置弘文院庠序
設教然其舊深之久五百年之涵濡未可猝洗孤裘
而羔袖薰繡雜存亦百餘年而徂來先生之徒出焉

先生乃卓然於千古則見夫秦火一掃道藝無所歸
時與人汗邪說紛爭朱陸自我作古六籍遂非其舊
慨然而悲乃推本之其世其世而其言其言以徵古
經復燦然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其緒餘施及藝苑蓋
神祖之制深閉邊關謝絕外國疆場嚴法商賈不根
相通而後我之於彼邈焉無路河漢以視當是時吾
黨言詩者稍稍皆睥睨彼土其意以為杜者憤焉逗
漏晚李李者率爾不約于律我之所為也彼之所不
為也是唯時邪抑亦國有人邪何其盛乎間者先生

因友人之乞選其熟生于子迪之所錄社中諸君之
詩若干首其息大寧校之將附梓人余不佞乃以其
徵序

古今隸類序

以今觀古古而可乎何啻爽鳩氏之樂乎槽巢管窟
未有火化與鳥獸羣處茹毛衣皮何其陋乎以古觀
今今而可乎角力鬪知忿爭擾亂黼繡飾屋婢妾餘
梁肉不亦濫乎學者苟有志勃焉自奮馳騁今古上
下千載鑒于彼擇于此瞭然鍾其美則以古與今之

不同也同古與今之不同也觸類而長天下之能事
畢矣而後諸家衆藝亦可概見云間者岡玄明著古
今隸類若干卷益其隸本諸古文證諸今文經傳史
子百家之奇字蒐擷不遺隸之事畢矣乃紹介倉伯
頌屬序於余余既卒業喟然歎曰書契而尚矣不能
無有變化六書八體科斗籀篆隸而極矣而後時載
人移人與世隨隸亦不能無古今之不同也是以漢
人未嘗不載酒而問也而世字學家往往坐困於流
俗之中余聽耳食鹵莽以行或其一二之選巨擘其

間者亦唯專於古則遺於今精於今則粗於古果哉
奇字不可讀也玄明氏豈有慨於此乎以古與今之
不同也同古與今之不同也而古之可信哉今之不
可廢哉玄明氏之字學何肖余之所學乎後生置之
坐右朝夕之久不復勞子雲已誰敢不蒙其惠乎遂
序

古學範序

古人入學皮弁祭菜以為其始蛾子時術之強立而
不反猶之埴埴而生瓦哉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金華
古學範序

上適不範也學也埴埴也不學將落唯其無範不落
何已而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
余之所以作學範也昔者孔子當幽厲墮周禮樂糜
爛之後其徒三千木鐸於道路先王之道禮樂之教
壹是皆約之六籍而後文武猶未墜于地云蓋孔子
孔子而不為孔子憲章祖述信而是好負荷以守豈
敢自出乃視之往昔先王孔子一幅之錦哉孔子沒
而諸家全誦老莊各以其道而為道迺其燎原之勢
欲多於先王孔子然營之經之則遂其間我

全書卷之四
三十三
曰擊踞曲拳唯其所戕賊而為糟魄之耳數米而炊何足以濟世哉子思介在其間未嘗不奮然禦其侮也天命以徵其不矯也率性以徵其不强也隆則從而隆汙則從而汙與乃祖自分蓋自始矣豈啻不喪出母焉孟軻嗣而和之為之附益養氣盡心杞柳梧捲嘖嘖而弗已堅白同異之習鷄口牛後之染遂為朱陸之嗚矢蹊田者信有罪而奪之牛不亦甚乎是時孫卿早莫於孔子之時未嘗無所聞禮論樂論正名解蔽諸篇豈可妄廢乎漢儒承秦火之餘桑土綢

繆拮据甚瘠其經雖缺矣其傳雖不全矣思過半焉其功焉得不在二十之一乎典午唱玄風放達為俗而五胡之據夏二百餘年中夏非古之中夏也厥后韓柳創古文古文亦非古之古文也釋氏乃時其亡也擅張爪牙一時靡然海內以歸矣宋儒當其世而不自知化於其治中番宇嵬瑣綦谿利跂則其所陽弃絕也則其所陰私淑也虛靈不昧明鏡止水仁齋氏稱禪儒知言哉天理人欲將忘其生遂貳於古樂記其樂記已而其致知格物詰於其所道其道是由

金華新冊卷之四
驅天下入其鑪，人致人格，何恤人人不為堯舜也？持
敬復性，亦其捷徑。填然不復，率由舊章，自為自喜，而
後區區禮樂，惡乎得不為長物乎？果哉六籍，不近人
情哉！人之為人，與牛馬同，而人之為人，與牛馬不同，
氣質之可以移也，則可以移也；推之天地，天地邈焉
亦唯理已無所不為，聖人可以為也，不亦愉快乎？然
以天地之大，乎歲月之曠，乎混然塗之人也，何其無
聖人乎？蓋孔子不為孔子，唯其不為也，所以為孔子
于千古而流澤無極也。宋儒自為而不為孔子，唯其

不為也，濫極矣，則其空言無所裨益，卑慘礪而如
國家何已！北狄陷汴，宋人束手而不知所出，猶尚強
顏而談性，耳南渡疲癯，毒愈酷，病愈革，國歸焉，有明
儒吠聲，覆轍是踐，而好尚弗悛，或其配祀於孔子，邪
孰與祀爰居之猶愈邪？宗廟為墟，為天下笑，惜乎不
覺焉。蓋先王建道而國建，國唯焉依道，既壞矣，戎狄
固也。象山陽明，青於藍，寒於水，愈益不立文字，以其
心而為道，則其道也非我道也，不足以論已。余幼趨
先君子之庭，而受詩書，先君子居恒指摘性理，不肯

金華編冊卷之四
釋然於閩洛也先君子下世余迺來東都始謁徂徠先生先生一見稱孺子可教是時先生始唱古學六籍燦然仍舊貫言有壇宇行有防表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復之時哉即令先君子猶在得聞先生之言未嘗不嘆我思古人實獲其心哉先生亦未嘗不嘆我之不孤得一敵國哉每一念至愴然不能無感後數年先生亦易簣余既就羈絆廬冢之念無已誰為為之孰令聽之愈益不樂稱疾不見客重繭衣裘鮮食而寢後生日踵于門而固請以余之一日之長乎可

已而不可已乎則不能深拒遂著是篇而為之津筏名曰古學範範豈余之範乎先生之範也豈先生之範乎古之範也古曰五寸之規能範天下之材何敢余不佞之所為

